

## 從「馬華文學」到「華馬文學」

時 間：113 年 7 月 4 日 (四) 10:00-12:00

地 點：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LA7006 演講廳

主 講 人：張錦忠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退休教授兼約聘研究員)

主 持 人：張淑麗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

與 談 人：李有成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記 錄：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

### 一、族裔或語系？由馬華文學的「華」提起

「馬華文學」泛指馬來亞 (含新加坡) 或馬來西亞 (包括婆羅洲島北部的沙巴、砂拉越及 1965 年前後的新加坡) 的華文文學作品，尤其是 1920 年代以降於上述地點產生的白話華文文學。廣義言之，即華裔馬來西亞人使用華文書寫或在馬來西亞境內與境外以華文書寫的文學作品。早年可稱為「南洋文藝」或「馬華文藝」，1957 年馬來西亞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建國後，轉為使用「馬華文學」一詞，不過時至今日，當地部分報紙副刊中仍可見「南洋文藝」一詞。主講



圖一：(左起) 人文沙龍計畫共同主持人葉純純教授、計畫主持人陳國榮教授、與談人李有成教授、主講人張錦忠教授、主持人張淑麗教授

人張錦忠教授指出，「馬華文學」的「華」所指涉的對象，可為語言媒介或語系，即「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也可能指涉為族裔範疇，亦即「馬來西亞華人文學」。然而，就學術研究的切入視角，為了明確區隔「馬華文學」作為語系文學或族裔文學的指涉邊際，「華馬文學」一詞應運而生，作為「華裔馬來西亞文學」的簡稱。不過，「華馬文學」也武斷地設定書寫者必然是華人（正如認定「淡米爾文學」的書寫者為印度裔、「馬來文學」的書寫者為馬來人之概念）。事實上，當地華人社群產生的文學作品，也非僅有以白話中文書寫。

究竟「馬華文學」的「華」該指華文還是華人？張教授認為應暫時跳脫「文學」的框架，先從「華人史」、或嚴格說是「東南亞華人史」或「南洋華人史」的脈絡中探討。張教授舉例道：王賡武教授於 1958 年出版的《南洋華人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為南洋華人史的重要著作，該書中文譯者張奕善教授 (1927-2015) 也是明代及東南亞史領域的先驅，特別是對於鄭和 (1371-1433) 於南洋的研究；王賡武教授另有《南洋貿易與南洋華人》(*The Nanhai Trade: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一書，亦可資參考。1935 年，商務印書館亦曾出版劉繼宣 (1895-1958)、束世澂 (1896-1978) 合著之《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也是較早關注此議題者。

## 二、詩人白垚及其著作中的時代背景與文化根源

張教授以詩人白垚 (1934-2015，本名劉國堅，另有筆名劉戈、林間、苗苗等) 為例，其於 1957 年底由香港赴剛獨立建國的馬來亞，參與友聯機構在南洋的文化事業，先後執編《學生周報》與《蕉風》多年。友聯機構是接受美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 資助、頗具美援背景的出版及文化單位，以宣揚「民主政治、公平經濟、文化自由」為宗旨，反共色彩明顯。1954 年香港友聯機構於新加坡設立分部，兩年後遷至吉隆坡。友聯機構吸引不少知識分子參與其中，白垚即其中之一。

白垚長年筆耕不輟，其代表作品有詩作〈蘇河靜立〉、〈貞山〉、〈鳳凰〉等，另有其稱為「史詩三部」的歌劇文本：《漢麗寶》、《龍舟三十六拍》與《中國寡婦山》。《漢麗寶》的故事描述 1467 年明憲宗御妹「寶公主」遠赴滿刺加 (馬六甲) 和親，並有五百名宮女、五百名軍士隨行。抵達時，適逢蘇丹「芒速沙」三十歲壽誕設宴款待賓客，席間孟加錫島 (今印尼之望加錫，華人簡稱錫江) 波流陸國王子「沙默刺」圖謀不軌，欲挾持寶公主逼退明軍並占領滿刺加，後敗退。蘇丹賜鳳凰山予公主及宮女定居，更名為「中國山」，令五百明軍保護。半年後，波

流陸國人喬裝漁民圍攻中國山，蘇丹與公主突圍時失散，公主路中遇「沙默刺」並將其殺死，自己亦不幸殞命。張教授指出，這段故事並非全然是白垚虛構，其中中國公主與滿刺加蘇丹和親，以及波流陸國王子入侵等事，根源自《馬來紀年》(原名是《諸王起源》(*Sulalatus Salatin*))，一譯《王族系譜》，不過此書內容夾雜神話、傳說故事，疑信參半，但對當地文化影響深遠，也是白垚認識當地的重要文本。《中國寡婦山》更是雜揉大宋皇裔出海避難渤泥(即古「汶萊帝國」，位置大抵為今婆羅洲北岸)建立「杜順國」、建文帝朱允炆(1377-?) 出海避禍，以及鄭和下西洋尋覓建文帝下落等故事，文本中有意識地將馬來亞描述為避禍的海外烏托邦及人間樂土，事實上也反映出 1950 年代美蘇冷戰框架下，東南亞華人防堵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散滲透的意涵。



圖二：白垚筆耕不輟，執編《學生周報》與《蕉風》多年  
(圖片來源：講者簡報)

### 三、馬來西亞族群同化政策下的華裔族群與語種跨越書寫

回到「華人」於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華人、華裔馬來西亞人）究竟指涉為何的問題，張教授列舉當地的數種稱呼：「華裔」、「中國人」、「華僑」(Hoa Kiauw)、「海外華人」(Overseas Chinese)、「唐人」、「土生華人」(Peranakan)、「峇峇」(Baba)、「娘惹」(Nyonya)、「支那人」(Orang Cina) 等等，張教授認為這些多元、分歧的稱呼，當與其身分認同的不確定有關。以社會學家的角度，當一族裔離開原鄉於他處生活，可能會有四種情況：涵化 (Acculturation)、同化 (Assimilation)、多元共存 (Multi-culturalism) 及融合 (Integration) 等。其中「同化」是許多東南亞國家的民族政策，特別是針對境內的少數民族。生於馬來西亞的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黃錦樹曾云：「經過東南亞民族國家民族主義幾十年的嚴酷洗禮後，所剩無幾，馬星華文文學便是箇中的倖存者。」若將「馬華文學」放置於「華人史」的脈絡思考，在多數東南亞國家的同化政策下，為何還得以「倖存」？張教授認為從語系與族裔的兩種角度來看，「馬華文學」到「華馬文學」是從「語系文學」或「語種文學」到「族裔文學」的轉化；「馬華文學」是個語系或語種文學的稱謂，「華馬文學」則是族裔文學的概念。正因南洋華人的存有活動總是涉及跨域、跨族、跨語、跨文化；作為族裔文學的「華馬文學」，其華裔書寫者跨越單語的邊界，可使用華文、馬來文、英文等語文創作。

更進一步探討，馬華文學或華馬文學書寫者是否（能）兼以華文、馬來文、英文創作？張教授認為是可能的，在馬來亞這個地理空間內，多種語系系統的存在使用，本就與書寫者使用文字的選擇意向有關，他人無從干涉。事實上，早在十九世紀就有峇峇以馬來文及英文創作及翻譯，近年如林玉玲 (Shirley Geok-lin Lim)、余長豐 (Ee Tiang Hong, 1933-1990)、陳文平 (Chin Woon Ping) 等人，都是以英文寫作而聞名的作家。不過「峇峇」或「娘惹」作為華人移民與東南亞當地人通婚的混血後裔，使用英文或馬來文書寫時，該視為是族裔文學還是語系文學？張教授坦言他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答案，這也反映出馬來亞地區複雜且多元的文化、族群、語際及畛域關係。不論作為族裔文學還是語系文學，「華馬文學」一詞本就充滿了文化及政治認同的複雜問題，特別在馬來亞不同歷史時期對於不同語文的意識型態，也使不同語系在各個公共領域有著位階差異，例如在十九世紀，在中國駐新加坡各任領事的提倡之下、再華化運動興起，古典詩文活動盛行一時，二、三〇年代白話文學興起後，便漸漸退居邊陲。此外，由馬來人主導的政府在各個公共領域皆實行「卜米主義」(Bumiputraism，即馬來人與馬來文化至上論)，僅有「馬來文學」才具備國家文

學的資格，也因此形成所謂「國家文學難題」(national literature puzzle)。張教授認為，回歸到多語系的狀態、不從族裔文學的角度思考，或許會是更理想的狀態。

#### 四、「華馬文學」對於文化傳統及接受美學的啟發性

與談人李有成教授從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建國歷程談到歷史的偶然性，從「南洋文藝」、「馬華文藝」再到「馬華文學」也反映出從事實到概念的演化及區隔的過程，「華馬文學」概念的提出則是由族裔的角度、不同語系的使用將文學問題細緻化，也反映出個別族裔背後文化根源的差異性，也可能與當代政治及文學思潮有關；使用不同語系來寫作，可能奠基於不同的文化傳統，形成相當複雜的論述開展。張教授則認為，即便作者能切換不同的語系創作，理當仍是使用最為熟稔的語言，不過若從文學史的角度思考，華馬文學正是從不同的文學或文化傳統出發所進行的探討，對於我們進行「接受美學」(reception aesthetic)的研究時能更有啟發。